

上海内幕

# 上海內幕目錄

## 前言

### 一、「交還租界」

五——一

欣逢其會……

……改了樣的……「上海市長」

……警察機構……

……「大上市長」……

北火車站

### 二、所謂「新政策」

一一——一九

舊曆是「新政策」……

……武者小路實篤的話……

吉田東祐的「名作」……………兩次有趣的質問……………

……………不打自招野心畢露……………

### 三、上海的經濟縮影

二〇—三四

紗布事變……………股票事件……………謀生之道……………

……………「走單幫」……………娛樂事業……………什麼是

財富？……………

### 四、一般的心理

三五—四五

第一個意料之外……………第二個意料之外……………

矛盾的心理……………「重慶氣味」……………發現了

一個奇蹟……………第二個奇蹟……………

# 五、敵偽之間

四六一—五三

第二種親日派

「申報」對抗「中華日報」

后英椿案

日憲兵被殲

逆士羣死因

果然畢命的汪逆

# 六、魔影幢幢

五四—六四

共舞台事件

上海的警察

吳淞的查

緝處

同化了的日人

「六大茶室」

走

「青少年運動」

行

享受

# 七、我的被「傳」

六五—八〇

# 八、上海的衣食住行

八二一—九四

衣……………食……………住……………行……………享受

虹口……………

# 九、斷鴻零簡

九五—一〇三

藝文壇……………體育界……………聞人之流……………

違心之談……………故事……………

# 後跋

〇四—一〇七

# 前言

「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耨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甲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

——程頤，見宋史傳。

我是在前年（三十二年）初夏，動身淪陷區去的，取道浙東，七月十五日踏進偽和平軍區；去年（三十三年）五月一日離開。所以，實際上，我在偽區內的時間僅十個半月；但是本書所牽涉到的，也許在有些地方不得不追溯些略早一些的時間，或者在寫初稿時得到一些較晚的材料，所以，姑且叫做「一年」。同時我感覺到，欣逢其會——敵人所盛稱的「新政策」正在實施（？），洋場十里的上海正轉變到漆黑一團——便有許多話想對我們後方的同胞們談談。何況，上海，無論如何，究竟是偽方的經濟中心，是敵人在華作戰的後方根據地，是「新政策」實施的觀瞻所在地。它所表演的一切相當的顯示出敵偽醜態的輪廓。而我，在這一年中，有四分之三的時間的滯流連在上海，耳聞目見所及，信筆報道，竟論述，雖然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我是盡我所知的，毫無掩飾的。

「上海究竟怎樣？」「鄉下呢？」這一類的問題，在我碰到任何一個友人時，就拋到我身上來。」

## 上海內幕

敵人的態度怎樣？」在上海看來，（就是在敵人的宣傳勢力圈內）戰事的前途如何？」這一類的問句又在握手言歡後所必然的談助，這本小書也許可替我省却許多唇舌。

在非常的時期，什麼事就變化得非常快；譬如，有人要提出一種質問：上海的生活究竟怎樣？老百姓的日子好過麼？倘若我僅僅回答：「很壞」，或是「難得過去」，人家未必相信；倘若我換一種方式回答：「上海的米價現在是五千元一石，鄉下稍爲便宜些」，却也未必能滿足質問者的初衷，因爲米價僅是生活費用的主要原素之一而已，何況「上海人的進益又怎樣呢」一定又問過來；所以，這些事既不能一語破的，也非三言兩語所能解釋一切，這本小書大概能幫助一些。

然而衣食住行的化費價格，相對的，是生活費用的標準之一，我不能一一舉例，且把我自身所時常感受到的，回憶力所能及的，擇要臚列於后，且讓讀者有了一些印象，然後再讀下文，輪廓自見：

三十二年五月一日，三十二年四月三十日

白飯（每碗）

三元

七元

大米（每石）

三千元

五千元（最近屯溪電訊已達七萬元）

普通襯衫（每件）

一百元

五百元

上等旅館房金

二百元

六百元

黃包車起碼車力

五元

十五元

三輪車（單座）

十五元

三十五元

大前門香煙（每十支限價）

三元

三十六元（限價已取消，黑市價）

小型報（每張）

二元

十元

白報紙（每令）

一千五百元

五千元

擦皮鞋（每雙）

三元

十五元

報紙不能以「申報」「新聞報」等爲例，因爲這些報館的白報紙是由敵大使館配給的，其價格雖略有增加，但爲數甚微，不能視作一般物價增加的比率；小型報，其實是小報，刊載些純粹風花雪月的消閑文字，大部是商業型的產品，比較的代表讀物的價格。

三輪車是戰後的上海新產生的代步車輛，其普遍性質較黃包車爲廣，有單座雙座兩種。那是：前半段一部自由車，後半段一部黃包車或馬車的后半部（指雙座的）型的東西；速度自較人力車爲快。可沿途叫坐，可電話接送。雙座的價格是從一元，漲到五十元。至於木炭汽車也有出差的，三十二年七月是五十五元，三十三年四月是二百二十元，每二十分鐘。

本書分章的先後，並不依照事實發生早晚爲準，也不敢說是依重要性來分別等次的，却是：寫到那裏便那裏，求文字的聯貫性，似乎可使讀者的思索比較的可接續些的而已。這一點，我似乎應該一提。上海，我想大家對之闊別已久，五六年，七八年不等，甚至於更攸遠了，它的近況，它的變化，雖然有些散見於報章或定期刊物上，自淞滬淪陷迄今，一直到目前，還沒有看到一部有系統的書。不知這本小書能否給予讀者一個親切的素描，雖然，我們心自問是竭盡綿薄的！

當我未到上海去之發，所聽到的關於上海的種種，雖不涉於神怪，終覺得有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或者是捉到某一角落裏的加以誇張的渲染。回來了以後，我所聽到的，也有讀到的，也仍有同樣的感



覺，似乎是大家都耐煩的來一個綜合的報道。我不說，我的報道是正確的，因為「正確」這兩個字就很難了。怎樣才算正確的呢？我以為正確的，你也許以為不正確；現在可以說是正確的，將來也許不正確（因為事實的背後還有事實）；相反的也正如是。我認為正確的，我寫下來，盡可能的寫下來，成敗利鈍，在所不計。

爲什麼一個現象，兩個人看起來，一個會認為正確的，一個會認為不正確的呢？原因端在觀察的角度不同，和觀察的判斷力不同。我不敢說，我的觀察力特別強，但是我敢說，我是從多方面觀察的，取第三者的地位觀察到的。因爲我之去上海可以說是「去看看的」，別無其他存心，大有冷眼旁觀的態度。於是，接着一定有人要質問我，爲什麼你要寫這一本書呢？除了已見諸於上文者外，我感覺到：在國內還有許多人，他們大都是從江南來，懷着懷鄉病的也有，抱着掘金的念頭的也有，回到上海去了，或者正想回到上海去。這本小書並不勸你去，也不勸你不要去；但是給你一個我認為正確的，多方面的參考資料，你不妨從此再考慮一下你的行動，或者正是一個忠告。

在上海時，時常聽到「天快要亮了」，何時天才亮，雖然各人見解不同，然而天終要亮的，不但你我曉得的，深信的，就是在上海的日本人當中也有等天亮的。在天未亮之前，我們也似乎應該明瞭些黑暗時代的上海是怎樣的，也許在將來還僅僅是齊天野語似的一頁聊天，也許可作怎樣使黑暗的辰光縮短些的工具，早些叫輝煌的青天白日照耀到上海，那是我非分的企求。

到此爲止，結束前言。

# 一、「交還租界」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中美及中英平等互惠新約簽字。在簽字的這一天，我告訴我們全國的國民說道：『我國自清季開始與列強訂立不平等條約以來，到了去年（民國三十一年）正是百週年。我們中華民族經五十年的革命流血，五年半的抗戰犧牲，乃使不平等條約百週年的沉痛歷史，改變為不平等條約撤廢的光榮紀錄。』」

——總裁：中國之命運

「八月二日的早上，有一個可愛的日本小卜其可愛的的原因寫在下面——」看見我就連說恭喜恭喜。我很莫明其妙，不知喜從何來。他看見我驚奇的樣子，接着說收回上海租界實在是可喜的事。我恍然明白後，連忙謝謝他。以前，我也有過同樣的經驗，那次是因為德義承認國民政府。」（指南京偽府）也許任何一個讀者會驚奇不置，當我說出上文的作者的姓名時。他是周逆幼海，周逆佛海的兒子，今春才從日本回來；上文載於他的「日本概觀」第一四一頁上。（周逆幼海著：「日本概觀」一書，在本書中，時常要提到或摘引的。此書之出版是偽區奇蹟之一。）

我到上海的一天，便是八月二日，雖沒有像周逆幼海所遭遇那樣的，就有日本人向我道喜；但所感覺到卻正相同，其滑稽正與德義之承認偽府相等。而這一種感覺，我敢說，除了陳逆公博吳逆頌皋等

粉飾「接收」租界的一班僞逆外，上海的三百萬民衆都是同樣的認爲滑稽的。

有人也許要說我說得太過分了；其實作如是觀念者，不僅周逆幼海，我，或者未昧天良的國人而已，稍爲聰明一些的日本人也不能不承認這一套戲法——交還租界——並不能博得上海市民的歡心。

吉田東祐，宣傳「新政策」最力者，在八月一日的「申報」上寫了一篇「對於交還租界的幾個意見」，小標題是「說老實話」，內中就有如下的句子：

「最近有很多的日本人問我，此次交還租界，一般中國人在怎樣高興着？我對於回答這個詢問，倒是一件頂困難的事。……（中略）……那末，即使交還租界的理想與目的無論如何崇高，而租界上的大部份中國人都會無動於中的。」

他也早已肯定中國人，「租界」上的同胞，對「交還租界」的一椿有名無實的巴戲是「無動於中」的。

租界是「交還」的，不是「收回」的，而「友邦」之「交還租界」是在中英中美新約訂過後七個月才上演的一齣戲。究竟「交還」了些什麼？「交還租界」前與「交還租界」後，租界上有了什麼變化呢？且讀下文：

## 欣逢 其會

八月一日我在甯波搭新甯紹輪動身的時候，已知道上海的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同時「交還」的消息從甯波的「時事公報」，以爲船到上海時，可免去敵憲兵的檢查等等的麻煩。初踏進修區的人總有這一種微倖的心理。事實上，在甯波上船之前，固受到敵憲兵之檢查，船到上海才清晨六時，搭客却不許下船，據說是「憲兵尙未來」，等到九時，中國客人才開始

挨着等級下跳板（「友邦」人士早已上岸到家裏了），最先是頭等搭客，然後是二等，三等，四等，踏上碼頭，先是海關檢查，檢查員便是「友邦」人士，傾箱倒篋之後，舉起皮鞋腳一踢（後來，我發現別人並未受到如是待遇，也就發現了我的「錯誤」，我未曾學別人的樣，才走到這位檢查員之前，在箱子未開之前，應向這位「友邦」產的檢查員先來一個九十度的彎腰，然後臉上浮着笑臉，方揭開箱子；那末，這位檢查員的態度就會比較的好得多，我也只得整理好箱子，再往鐵門走去；接着便是敵憲兵的檢查證明書（證明書大概有三種：上海的居民有「市民證」，甯波的叫作「居住證」，還有一種「旅行證」，那是「市民證」或「居住證」還沒有頒發的地方而旅行到有「市民證」或「居住證」的地方時臨時向警察局請領的一種許可入境的證明書，上面除了姓名，籍貫，職業，以外還有指模和照片的）和打針紙（即注射防疫針的證明書）。當時，我所有的「旅行證」與「打針紙」都是在甯波動身向旅館茶房買來的，決非向「主管機關」去領來的，却也照樣有效；我敢說，在這類一點上，偽幣的效用較法幣大得多。

據時常來去於滬甯者談，此種檢查手續，恭候敵憲兵的習慣，以及領受「友邦」人士的「青睞」等等，此番與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完全相同。

馬路上的「警察」與「巡捕」還是一樣——這一點大概在一個月後有了變化，制服換了

改了樣的

；但是，的確也有改了樣的：

公共租界改稱為「第一區」，法租界變做「第八區」，雖然叫黃包車時，你還得說「法租界霞飛路」按照「上海市府」所頒布「命令」，應該喚作「第八區華山路」的。英法文原

名的路名，在三十二年一月一日起，公佈一律更改、路牌到五月一日還未全數改竣。

工部局改爲「區公署」了，公共租界工部局改名爲「上海特別市第一區區公署」。這種改稱對於一般人民，其效果還不是與路名相同。法院亦改了名稱，添設「檢察署」，諸如此類，都有煌煌明文更改增添。

偽立法院院長陳逆公博兼任「市長」，而且兼署「第一區區公署署長」；可以說是「連

## 「上海市長」

降三級」，他却以爲「榮任三職」呢！在偽區內，普遍的認識，官愈大愈沒有「出息」，「立法院院長」的「進益」遠不及「上海市第一區區公署署長」來得有味道」，陳逆公博之恬不知恥，竟然如是；最近「署長」一職由「秘書長」吳逆頌皋兼任了。（陳逆已「榮任」「代主席」了，這「市長」職終應該讓人了。）

在八月一日的報上發表的各「區公署」下的分區（如靜安區，新閘區等）警察局長都是日本國籍；到八月五日，又重新發表了一批警察局長的任命，此番則是中國名字。據說，有人認爲正局長都是日本人，副局長是中國人（那是原議），未免有礙觀瞻；所以，把他們對調了一番。其實，上海的警察權還不是在日本籍的副局長的手裏！譬如，去領一張「市民證」便必需從一個日本人的手裏才能領到。我現在有一張「市民證」，上面便寫的是「昭和十八年八月十七日」，「責任者重田印」。（實際上，這「市民證」還有許多日文呢！類如「姓名」寫作「氏名」，「年齡」寫作「年令××才」等。）

## 警察機構

關於這一類的事，敵方的代言人，吉田東祐說得好透澈：

「南京政府在現階段上，究竟是否比日本更善於處理租界行政，說一句老實話，這真是一個疑問。……」

「……假使南京政府在上海的行政上失敗的話，其失敗即是在全世界面前的失敗，同時，那也是給大東亞戰爭的一個大打擊，所以，日本也就不能默爾而息，說「與我無涉」的風涼話。由此觀之，交還上海租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深與南京政府的一種嚴重試驗，但這並非是單純的對南京政府的試驗，且是加諸上海市民的一個嚴重試驗，因為政治是政府與人民的相對關係，好的政治如無人民好的協助是不可能的。再進一步說，那也是課與日本的一個嚴重試驗，因為站在上海的現實觀點上來說，上海的善良政治如無日本的善良協助，是不可能的。……因此，日本雖說把租界交還南京政府，但對於上海的行政，仍然需要監護人的資格好好加以注意，尤其必須充分注意對市民實際生活有重大關係的物資配給機構（其中最重要者為戶口米）和警察機構等問題。」

「在此，我要率直地說一下，關於將來的警察機構，在目前上海市民間有某種程度的畏懼。上海市民還記憶得很清楚，在滬西躲身於特別工作的名義裏，作過不少罪大惡極的勾當，他們捉人是爲了要錢，實在是一種政治綁票，這類政治綁票匪徒，雖然各自受到法律的嚴重制裁，但上海市民現在仍然認爲這樣敗類餘黨還有，且認爲此輩再捲土重來上海，發揮其爲非作歹的拿手好戲，則真有點「吃不消」；因此，在上海的警察機構內，都不應當再讓上海市民發生對政治綁票匪徒的恐怖心理那樣人的存在。」

（上）上文見於吉田東祐言論集第六六頁，第六七頁，及第六八頁上。

他爲日方之干涉（不，其實是：仍舊佔有及包辦）上海租界上的警察機構及配給機構（除主要日用品的配給機構屬於日方控制外，公用機構如電車電話自來水等亦一律「軍管理」的），作有力的，而語調婉轉的辯護，甚至不惜痛罵僞府的不健全（例如上文重提滬西「七十六號」何逆世保的罪孽，何異刻苦僞府；這是敵僞之間的怪現象之一）以掩飾其侵略的行爲，彷彿日本之所以干涉租界行政，還是爲中國人民「好」呢！（這個「好」字可代表一切，包涵廣義的好）

我不是已經說過：吉田東祐是所謂「新政策」的宣傳者，「交還租界」當然是「新政策」的「實施」之一；而吉田東祐便作如是的辯護文字，當然同時他也替上海的日本人解釋租界雖「交還」警權不放棄的「苦衷」了！

## 太上

陳逆公博雖貴爲「上海市市長」，其實，上海有一個「太上市長」，他叫渡正監，官銜是「上海市市政府顧問」兼「上海市警察總監」。他的命令，他的權力，都比「上海市市長」的強得多。何況上海還有「大使署」，「領事公館」，「海軍陸戰隊」，「憲兵司令部」

等「至高無上」的機關呢！

虹口當然是日本領土（！）型的虹口。

「新聞檢查處」是敵大使署與僞宣傳部共管的機關，「新聞檢查處主任」是堀由，副主任才是陸逆錫爵，而且還有一個「科長」，叫做佐伯信一（他的權力也比陸逆來得大，精通中國文字，上海話也說得很好。據說，在八·一三前就一向住在上海，一直沒有離開過，臉孔才段都不十分像日本人。）換一句話來說，上海的檢查機構也在敵人的手裏。

# 北火車站

北火車站更其「未曾交還」，買火車票之艱難，有口皆碑，不但普通中國人受到冷待和排班入站的麻煩；就是偽府的特任官員也感到不舒服，一不准掛花車，二不許帶衛隊；所以汪逆，陳逆，周逆等之來往京滬，大都是在真茹上車下車的。總之，偽府官吏進北火車站時

其遭遇固然比普通中國人要好一些，但尚不及一個普通日本人民來得方便。  
租界究竟何日才正確的「收回」，日本何日才放棄他的「監護」地位，目前毫無朕兆；「天亮時」，我們才去接收租界。

二、所謂「偽政權」

上海內幕



## 二、所謂「新政策」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

孔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孔子家語

「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

——盧杞

「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越世家

### 什麼是「新政策」

所謂「新政策」就是三十二年一月九日敵酋東條英機之「日本對支政策之轉向」的宣言中所包含的一切，例如，在偽府「參戰」以後，日本將英美在淪陷區的資產移交偽府（日本方面稱之謂「敵產返還」的一個怪名詞），撤廢治外法權（？），以及「交還租界」等等具形無實的步驟。換一句話來說，日本之對偽府的態度，以及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態度，在「新政策」施行之前，不啻已自認是壞的，在「新政策」發表之後，就變做「好」的了。（是否「好」請看下文）

據敵陸軍報道部長谷荻的「日本與中國」一文中（載於「時局雜誌」，三十二年四月號上）會有如是的自說自話的句子：